



四書匯叅

論語

三正

口仁12
2673
24-3



172
2673
24-3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

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左傳隱公

五年九月考神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狂註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季氏以大夫而僭用位必方豈有佾少而人多如此哉

周
本
子
心
氏
贈

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精義游氏曰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

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本塞源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妥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問集註兩說不同曰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太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四書通前說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說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紹聞編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含後說之義蓋指其於不可忍為者而忍為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自見矣○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兼春秋之筆者言

乏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

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

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如天子之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才再重爾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才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太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

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紹聞編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

王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尚忍則亦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巳不妨遂索性言之亦痛快也按此條參用朱子及南軒之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此武王祭文王

之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

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

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註徹者歌雍賈疏樂師及徹祭

器之時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佐食之俎孔子引之言三家

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

以取僭竊之罪語類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

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

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稱義謝氏曰樂之歌非取其

聲取其義也義與事稱則名辨而實喻義不稱事則亦何

以歌為哉○南軒張氏曰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

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

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為也○輯語

說三家僭竊只說奚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

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

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程子曰周

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

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太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將行之萬世身歿而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

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類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

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人既不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省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問仁者心之德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匪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樂何日是如此

序而不和語類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
 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
 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又曰不是禮樂無
 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
 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
 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是人而不仁空有那箇周
 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
 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

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語類問集註舉
二說游氏言心

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
 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存乎人也曰恁地看
 則得○人而不仁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
 教季氏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雙峯

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
 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
 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
 李氏玉帛鐘鼓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
 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入子細看又
 曰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
 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
 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

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

子曰大哉問

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
末所謂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

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類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

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不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問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勉齋黃氏曰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之中矣如木有根本則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語類問註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太滑熟亦便少誠實○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

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精義伊川曰奢自文生文之過則為奢不足則

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尹氏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為實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按集註質乃禮之本只作本始之本看答

放正意也程尹近本之本則又追上一層直溯本原而言不可不見到○語類問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有些質在○問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以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文集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

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愚按禮本於此心之誠慤外面禮文皆從此心流出寧儉毋奢儉不可謂即本也然其去本不遠矣然猶恐放之未達也故又專就喪禮上指出一戚字以醒之此人心最真切處禮之本乃和盤托出矣竊謂此必與上句作兩截看乃是從本始直溯本原方得語意若照常解兩句作一例看則禮字中便已該得喪禮在聖人當日何故特抽出言之○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

本語類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來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
 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尊。杯飲之類。又問先生舊說
 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
 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愚按范氏拈出敬
 哀二字。當即所云在儉戚之前者。但物之質心之
 誠。看儉戚似微有別。故竊疑二句不宜作一例。看楊氏曰

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邊豆。罍爵之飾。所
 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
 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
 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類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
 有鼎俎。邊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
 滅矣。故曰與奢寧儉。又曰楊氏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
 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

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
 本則戚而已。按此亦覺下句點本字更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
 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語類問程子註

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
 只是下意。皆是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或問臣之不可無君。
 猶人之不可無首。○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
 亦必有君長以統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
 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
 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僭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

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下名山木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

數諸侯祭名山太川之在其地者○語類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

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按此季氏之所以為僭

神之所以不享非禮都是為恣地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輯語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

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

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父母病雖不治而必下

藥皆此志也○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

語○條辨夫子所謂能弗能責在冉有身嗚呼歎辭愚按

上說冉有所謂不能却諉在季氏身上說嗚呼歎辭夫子

無限幽憤盡在此二字中直是聲銷意盡下特更言神不

與杯開後壁耳若通下句作一氣讀便少會心

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語類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為

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說統季氏舞八

佾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倦倦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

知畏鬼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惕之見

得越分罔上明有入非幽有鬼責鬼神必不享非禮之祀

則亦何益之有○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

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

也謂神其聽之乎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

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為家臣之時初有

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而冉有益不能

也○徐思曠曰此節有數意須分賓主看救其陷於僭竊

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冀其知無益

也

哀復堂

而自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厲冉有又餘意聖人真欲救止其僭不得已而婉轉立言莫止見下截

○范氏

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

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集解稱泰山以傲之是救止季氏婆心即是教誨冉有深情此於萬不得已中猶有不至絕望意玩范註方知聖人

望人改過之心與天無極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

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

也集解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

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

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不與

祭多者則有讓此所謂大射之禮也凡大射司射作三耦

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階階之東南隅西面

射時耦同出矣西面揖旋轉當階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

面揖然後升堂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南面當序而

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

發四矢以較勝負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

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

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

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按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總以揖讓二字貫就射言三讓即於三揖見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以章意言則以讓字與爭字相形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

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

然其雍容揖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矣○語類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言爭得來也君子語勢是如此○文集問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眾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曰此說甚好○集解君子德性定學問純有君子之心有君子之養則自有君子之氣象原不是一味模稜有意於不爭只君子自無爭之所也所字宜玩必也句是喝起語言欲求其爭之所必然射此處乎字非比疑而未定之辭蓋射以中否角勝負

以中之多寡定優劣自有那爭底意思註云惟於射而後有爭正見射為必爭之所究竟君子爭得來也是君子分明於有爭處愈見出無爭古者射以觀德原是君子學問中事就射中看出君子涵養氣象則其平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更從何處討得出君子一些凌兢故必也射乎下善言君子之爭正善言君子之無爭○輯語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

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按此即預透下節為子夏疑解本文尚只宜渾說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條辨素自是素絢自是絢素如

何當得絢顧麟士謂子夏是將素以為三字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然子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一直讀下見倩盼之美質已足說素並未說絢却接素以為絢豈不是素即當絢下不知詩自言人有美質而又加以華采是因素為絢原非即素為絢巧笑二句自一意素以為絢句又進一意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

或問詩人之意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為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

○語類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集解上

素絢分明說人此以繪畫之事喻言之夫子以一後字解他為字詩言素可為絢此言繪後於素語氣一倒順間而意了然矣然夫子亦只就詩言詩若謂於禮後要動子夏之悟在本節為畫蛇添足并下文通節神理都覺索然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紹聞編詩意本謂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子夏未達謂是反以素為飾也

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此之精約即詩之辭才着一後字而詩意了然矣子夏即繪事之後於素而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曰禮後乎曰禮後則見有為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威後篇所謂為國之讓皆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語類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為言

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語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自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或問小註此禮字只指三千美盛處而言故云後。○集解初問時本無成見既答後却有會心其轉關又在一後字愚按夫子言後素時本自有包涵禮後之理却不曾有思及禮後之心故歎其起予。謝氏曰子貢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輯語此與

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問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楊氏曰甘受和白受承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夫子與之。

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張氏

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默會於意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志意皆善為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微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精義呂氏曰徵考據也二代之禮以孔子

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耳若求實迹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或問申之曰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語類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問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纂箋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武王封之杞微子殷帝乙之長子武王封之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紹聞編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與蓋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近方孔子未之宋之時則曰有宋存焉意其猶足徵也及之宋而宋猶夫杞故均曰不足徵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同也○愚按禮有本有文有大綱有細目禹湯故皆聖人其制作之精微雖百世而下有聖人作先後同揆固能心解而神會要特其本原所在而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則不能無待於考覈矣成周監二代之禮所謂大綱亦散見於官禮之中聖人第得其一二端而當日制度之規模亦自可想見然必欲詳考其節目細參其異同則有不容以懸揣者故夏商之禮聖人之所不能言者文獻不得而與也而其所以必欲取徵於文獻者聖人不得而畧也○文獻不足不必是一無可考第使稍有殘闕則并其所以存者說來亦格格不快○紹聞編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歎之意無窮蓋文獻若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

之模夫子自能一論著與周禮並傳為百主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未子晚年道不行叙禮正樂時語使其得時有作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豈專歎二國之無徵已哉嗚呼典籍淪亡賢人凋喪夫子覽觀世道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于戈暴秦坑焚之餘三代遺典煙銷影滅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是矣世道至此豈細故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木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

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或問以始

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按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祫成取合祖禘取尊遠故為王者之大祭詳見中庸達孝章

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

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已載雍徹章故得

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

矣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程子已論之載雍徹集註

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或問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

而條暢也按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慶源輔氏曰周人尚臭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簣實之于簠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

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語類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或問不欲觀之意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蒙引此章禘字且輕過語意全在既灌而往上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慶源輔氏曰謝

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

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

者故以不知答之

語類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禘祭祭止於太廟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魯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笑語此尚易格若太

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
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
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
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禮矣。則其
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之。則
難哉。按誠無不格。即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
難哉。輯語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如視掌中。只是
故知聖人只是難言耳。○集解說字深看。是所以有此禘
之義也。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文為。却是問禘之說。故註
以意字釋之。○愚按禘說所以難言之。故註有二義。以前
說為主。不王不禘。為魯所當諱。只是帶言。此與書云孝乎
節同。只將是亦為政至理看透。而難語或人之意。自攝○
仁孝誠敬。凡祭皆然。禘則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必愈
篤。故必此心極其至。乃可與講明。所謂可為知者。道也不
然。雖援古證今。事事詳悉。於吾本心之知。無與○於天下
斯是知禘中實境。不假張皇。示諸推拓。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

於敬也。○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
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獾鷹皆有其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
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楊氏曰祭如在事
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
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故皆曰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
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
誠意。語類是弟子平日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
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極盡其孝心。以祀之
也。祭外神。謂如山川社稷五祀之屬。為所當祭者。此孔子
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
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敬不

同而如在之誠則一。○文集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生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在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揜此其血脉之較然可睹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來鳩氏之屬蓋他曾主此國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個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

自要入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是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亦可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然如未嘗祭也

精義謝氏曰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聖人於贈賻之

禮猶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况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語類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

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蓋神明不可見

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

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間也○說統吾字極不可忽蓋此身與之則此心如在方祭之初曰我將我享既祭之後曰

綏予格予皆以吾在也故曰如在既不與祭矣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范氏曰君子之祭

時精神何等鬱結可見如不祭之心即如在之心三如字如柄鑿之相應○范氏曰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

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

夏所祭也禮記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凡祭五祀皆先設

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類是

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既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戶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故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

用事，語類問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與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戶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戶於奧，雖有常尊然非祭之主，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喻自結於君，不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語類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蒙引：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條辨他處與其字寧字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而問之之辭，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之辭。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嘗是媚他，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與？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矣。○問：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指此理耶？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

倫。吾集注本義匯卷三 八 俗 三 敦復堂

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于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詞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愚按天即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為天實則夫子當日對付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而言壓倒與龜何等明威有赫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行媚即此行險微幸之心本以求福反為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而小人之所寒心者也夫全載朱子說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愚謂此只合在聖賢分上說蒙引云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以及折奸雄之膽此言似不得以異乎朱子而廢之○說統禱字對媚字言媚是求福禱是免禍聖人不言禍福然折權奸須如此說○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

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愚

夫子之拒賈與答陽貨不同蓋貨雖諷夫子仕猶託理道之言未敢直露已意故夫子只隨問答之若賈竟敢將媚

字直說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夫子驀口便將不然二字折倒悚之以獲罪於天絕之以無所禱是何等森嚴但只據理而言一似絕不干問答事此為遜而不迫耳若謂恐觸之以取禍故隱約其辭覺當日語言殊不爾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

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語類周公制成周一代之禮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謝氏以為時王之禮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將何所指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乎文哉之語又禮之盛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按此處言從周只主周文之盛說與中庸言為下不倍主時王之制不

得不從自別。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交，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輯語非二代，那趙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主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按此正不可將二代看輕，方見周文之極盛。○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又曰：文是贊美之詞，非忠質文之文，然所謂文者，亦即就這上面見，蓋尚忠尚質尚文原是後人見得如此，非是當時各有此主名也。○從周就出入起居，動容周旋處，見正夫子躬行實踐得統於文武周公而留在此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

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此蓋孔子始仕之

時入而助祭也。

或問：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所稱鄒人之子觀之，則其為少賤之時無疑矣。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

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

以為禮也。

語類：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讀書錄：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輯語：言每事詳慎，正是理當如此，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

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愚按是禮也只明每事問之為禮更不為知字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是不可自我含糊才○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見得夫子此言有關世教不小

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

足以知孔子哉語類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又日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

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復復其中亦有忽處生○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日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鄆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白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自與其變異處亦須問○愚按雖知亦問是透過一層語若作平等看何妨謂聖人有所不知况其為始仕時取然不說到雖知亦問不見每事精神不見得是敬謹

之至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

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也按鄭註主皮者圍中之射也不主皮者澤宮之射也澤宮之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以貫革為雋也圍中之射則主於獲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習之若澤宮之射則貴禮讓而賤勇力夫子此章只主禮射而言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

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

語類問主皮如何說日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

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日其初也只是講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

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雋故謂的爲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語類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日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殪此大兇之類皆是要射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入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太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取其力耳○輯語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道故夫子歎之

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語類

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既克商而乃息耳○說約凡讀註圈內必是正說如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置圈外圈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耳今說家於末句不曰盛時之難再而但曰古制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底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按末句隱從列國兵爭發此遠想其音故在

外○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

若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蓋主貫革則惟有方者
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困勉
錄夫子蓋是歎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
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
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
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
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
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按集註所以收楊氏之說當是
此意然非正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
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生牲也禮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註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

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
羊告太祖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
朔又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左傳文公十
六年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
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此周家所以
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必於祖廟者示不
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
欲去之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傳閏月不告朔非
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奔時政也何以為民。文公十六年
四不視朔胡傳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
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左疏此後有不告朔者亦
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
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
條辨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粘連告朔羊存禮
存羊亡禮亡如何欲去得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惜之精義范氏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存其名而實不去觀其物而禮不廢者告朔之餼羊

是也子貢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故夫子誨之使知禮之為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謝氏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羊存則

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而禹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而湯之禮未亡故

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天下乎是以愛之而惜乎其終廢也語類須見得聖人意

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

正朔此禮蓋甚重也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

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故而

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聖人愛之不必說到後可復

而後愛而可復之意亦在其中此一羊也在子貢則見以為其美在夫子則見以為其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

外而禮亡也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也按羊存猶得以識之就合下便見得斷然不可去似不必說到可

復然聖人之意畢竟歸重在可復上非為空空一羊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

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訂釋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

論語集註本義注疏卷三

八俗

敦復堂

三

按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正與子貢惜其無實意相對照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

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語類如

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之盡禮處精義伊

川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楊氏曰如拜下之類拜上者寧

不以為諂乎○纂疏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

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紹

聞編黃氏云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箇盡字

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

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

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曰黃

味之程子就入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言氣象可

為味聖言之法○四書通事君盡禮只是本分踐履人以

為諂也亦只似平常說話即此可見聖人一行一言未嘗

少有過當處○蒙引人以為諂也平平說尹氏用伊川說

而加歎字朱子以為失旨○集解當時之人不是耻已之

不能而誣君子為諂他心裏實實見得事君之禮不消如

此蓋由驕亢慣了夫子此語非為分疏自己所以提醒人心

事君以忠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

意○精義侯氏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

臣道也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耳以禮盡

敦復堂

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語類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洽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四書通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雖嚴必各盡其道○陳西陵曰直從君臣有義看來君盡君道止有一禮臣盡臣道止有一忠天性之分一毫假借不得可知千古君臣未盡○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

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此交互說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愚按小註非呂

氏之指蓋呂氏特以互文見忠禮之分屬君臣尹氏曰君義各有當而非謂君臣之互以忠禮相責也

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新安陳氏曰尹氏加

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不以忠○語類問尹氏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在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自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將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跡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是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是時魯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能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為國是先主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不掉之臣故欲致之以忠按此數條照魯事然宜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

其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傳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

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其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傳此本其未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之深不能自巳至於如此也

鼓之樂

其卒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詩傳

此据今始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巳又如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詩傳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

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如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按詩序以此詩主后妃求

賢女共內職而作自詩傳出。覺彼說之難通。茲發明集註。大指一本詩傳。故備錄。○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汨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語類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又曰。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愚按集註。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云是。是以德為主。則樂自不至於淫。哀自不至於傷。兩而字。是縮上語。語類哀止。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而須不傷。兩而字。是折下語。二義未嘗不互相發。然畢竟以集註為正。方見得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自然流出。○文集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采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

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肺腑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按是詩主宮人。作固無可疑。因勉錄云。即宮人之哀樂。可想見。文主之哀樂。凌茗柯云。只就詩論。詩指點中節之妙。看來此說尤渾。○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畧可見矣。愚按。玩其辭。人皆知之。審其音。人多抹却。試思夫子當白說。此章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其音非不傳也。故註必兼審音說。即在後人。惟有辭可玩。然試將此詩。微吟緩誦。一倡三歎。如有遺音。太和氤氳。充塞宇宙。不待被之管絃也。○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收。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何註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語類問以

禾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又曰以木各社如櫟社枌榆

社之類○問禮載社主是如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

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惟喪國之社屋之

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慶源輔氏曰按甘誓

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

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

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妄對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精義伊川曰三語大槩相似重言者所以深責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語類成事云云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

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

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問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精言成事固不可說即事未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諫若既往則更不必咎矣三句語意輕重如此。○說統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責其愆尤三語正不說之說。○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不諫之諫不咎之咎也。

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集解立社

之本意如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魯之兩社一為民祈報一鑿戒興亡義各有取焉顧不此之對而取義於木以啓時君殺伐之心不惟失於鑿而且流於妄厥後哀公乞師於越卒以旅死未必不自此一言階之厲也夫子安得不切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道。或問小註器小自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上看與

而解之耳。○語類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可大。○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管仲之器小哉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如管仲相桓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得他如此便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稱王號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

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煞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搜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按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其器小緣由局量褊淺二句乃正言器小不能正身修德二句則其器小之驗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劉向說苑齊桓公立仲父

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語類或說管仲器小言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

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此日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二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按一娶三姓女之說詳辯或問中本節只破他儉字臺有興作之費官有廩祿之亢舉二事以概其餘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語類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

不儉為知禮或問或人聞器小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

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

禮也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

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於其上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

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

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此皆諸侯之禮而

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東陽許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

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太

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

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

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

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

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一事皆

言神○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

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

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

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語類管仲只緣

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輯語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人家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母矣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故朱子又云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二事是應或人之問非直以此二事證器小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問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得愚按他既合下如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此却也自不能遮補。

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

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此揚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為方員平直者也先自治而後治人者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如之謂以身爲法也。

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四書通三

代而後中國未有所謂霸者而管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管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楊氏曰夫子大

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

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齊氏曰大其功

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季見羅曰天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箇人物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為富強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為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奢淫繼作以不保其終也。○朱子曰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始備。○或問天子之小管仲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揚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程子謂器大則自知禮亦兼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按用狹是不知聖賢大學之道量淺是奢而犯禮與前一條意小異。○奢而犯禮不關器小本病却亦是器小中事故謝楊二說

朱子俱不滿之精義謝氏曰揚子之言非是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其功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見女辛得意於衣服裋衾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於管仲何誅焉蓋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以語道矣精義楊氏說已采入集註第於疑其知禮句下節去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是句。○語類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人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家心地義理裏面流出。○文集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知此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東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

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寔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平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按此論管仲甚允可為語孟發凡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

或問味其語勢蓋將

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

也○按首句一其字是夫子意中欲指

翕合也是方作樂之初將五

數形容語氣恰是通節四如字發端聲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蓋當此時聲雖會而未暢氣猶凝而未舒亦兼有翕聚之意

既翕如後乃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

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

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

成樂之一終也

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工告樂備為樂之小成周禮大司樂章祀圜丘則奏六變

祀方澤則奏八變享宗廟則奏九變是為大成○語類問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

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

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未

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據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

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

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蒙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皦如繹如俱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有先後純

如與數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條辨樂者天地之和看來只一純如便了。蓋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和則聲音之妙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奪倫則是失之混同而不可謂之和。故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若宮自宮而商自商則又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繹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間處。○以成是通上始從而爲一成。○輯語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以音言是介乎精粗之間者。○精義范氏曰瞽矇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各掌為畿封而植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

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左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以地名居是國之邊邑蓋

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

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

其大致則賢而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

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

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喪欲速貧出

禮記檀弓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類考鐸有金鐸

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言亂極當治天必

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

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語類問古人相見皆

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一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

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

得夫子急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

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

見得聖人出○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

則亦非所及知也曰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

辭氣最好必是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

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

求見誠切如此木鐸之說非為夫子幸實為天下幸也知夫子底作用决不使天下終無道故無道久矣句不可忽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雙峯饒氏曰未

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

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愚按味封人語

意木鐸自應以得位設教為長至於周流四方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乃特後世追論之辭耳然此處正須放開眼界則後一層意

自亦包括得到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慶源輔氏曰聲

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蒙引

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

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

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

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類問韶武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

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

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

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

都只是一統底事○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

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誅雖是順天應

入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

美舜貶武也不得又曰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

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

其心○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善曰意思自不同韶舞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恊地和平意思觀書所謂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武舞觀樂記所說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當年夾振駟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問盡善盡美說揖讓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身上來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

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日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按此條洗發得集註兩層歌側語意最分明○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又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 ○程

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

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精義范氏曰韶與武其德不同

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焉湯有慙德其自明知也武雖欲為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不幸也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固如此征誅之義固不如儀
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
美與盡善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游氏曰王者
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
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
堯而為韶武以滅商而為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
有慙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
其事也○語類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為時不同游
氏以為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
愚按集註及語類折衷諸家要之以德為本觀語類云舜
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
節語意輕重瞭然此程子專言所遇之時所以列之圈外
也又須知是論樂不是論舜武聞樂知德則仍在本人身
上辨取耳○看來韶之盡美與武之盡美便自有不同處
又盡善未盡善已隱隱含孕此中至論其實故須以德為
主然一則極嚮往之神一則寓歎惜之意帝升王降亦見
氣運使然聖人正有不能盡宣之口者德遇二意正須永
乳交融乃見深情無限故朱子於諸說未嘗不並取之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

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語類寬也敬也哀也

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
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
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若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
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
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
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
不曾一見得他更把甚麼觀得他○或問末章之說或以為何
所觀或以為何足觀子獨以為無以觀其事之得失何也
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太
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
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日何
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太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

也。按本文以字須着眼。文集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入為本爾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載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入而無類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入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賊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入孰有大於此者乎。按語類亦云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居官者不可不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三終

